

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

—台灣 vs. 朝鮮—

許介麟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：台灣vs.朝鮮
／許介麟作. --台北市：文英堂，2011.01
面；公分.

ISBN 978-957-8811-43-0 (平裝)

1.殖民地 2.殖民主義 3.比較研究 4.日本

577.531

99024162



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——台灣vs.朝鮮

(暢銷小冊13)

作者：許介麟

發行：文英堂出版社 發行人：許瑜瑛

法律顧問：曾肇昌律師

編輯：李中邦

地址：11653台北市萬和街8號7F-2

電話：(02)8230-1588、8230-0010

傳真：(02)8230-1576

E-mail：tjr@japanresearch.org.tw

劃撥帳號：17237788 戶名：文英堂出版社

總經銷：問津堂書局 (02)2367-7878

門市批發：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(02)2219-2080

印刷排版：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(02)2226-4796

出版：2011年1月

定價：新台幣 80 元

ISBN：978-957-8811-43-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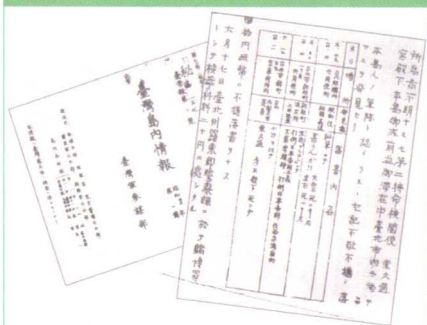
※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※

本書如有破損、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更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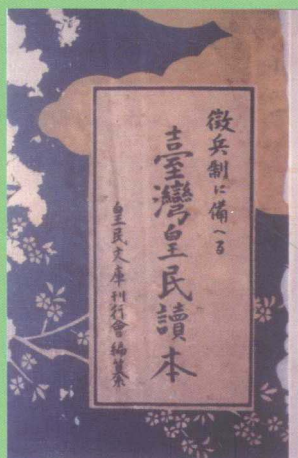
8
26.00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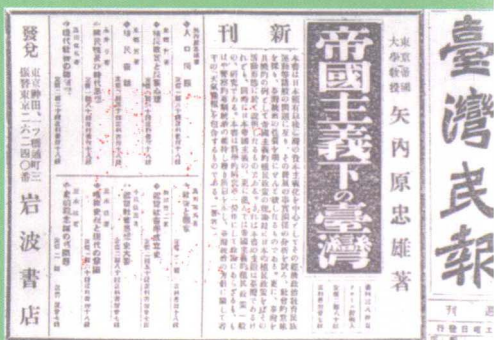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殖民當局在山地設了許多專事看管原住民的「警察官駐在所」。



日據時代台灣軍參謀部所製作的『台灣島內情報』。



為徵兵制做準備的『臺灣皇民讀本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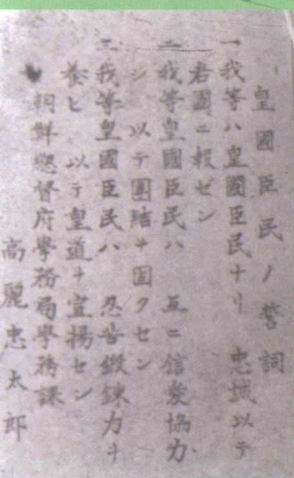
『臺灣民報』替矢內原忠雄的著作『帝國主義下的台灣』打廣告，但這本書當年不可以在台灣賣，也不可以帶進台灣。



台灣殖民地文學的作品及刊物。



諷刺日本對朝鮮施行「統監政治」的繪畫。左邊，用右手環抱著讀日文書的韓國皇太子的妖龜即伊藤博文，他回頭看其尾端的盲蛇夾咬著朝鮮人，一旁還有親日朝鮮人在訕笑。右邊，所謂「藤侯的佳作」——伊藤博文更換韓國皇帝的頭。



作為日本皇國臣民
朝鮮人的誓詞。

關東大地震時，很多在日本的朝鮮人遭屠殺。

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：台灣vs. 朝鮮

Taiwan and Korea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

目次

序／1

- 一、朝鮮比台灣歷史文化深厚----- 3
- 二、日本「征台」比「征韓」容易 ----- 14
- 三、日本統治：對台灣比對朝鮮專制 ----- 25
- 四、台灣地主比朝鮮地主幸運----- 32
- 五、「皇民化」的對應：台灣vs.朝鮮----- 39
- 六、日本殖民主義的傷痕：台灣vs.朝鮮 ----- 48

序—Preface

在日韓合併100周年的2010年8月10日，日本的民主黨首相菅直人，表明日本將誠實面對歷史，對日本殖民統治朝鮮半島所帶來的莫大損害與苦痛，痛切地反省及致由衷的歉意，並且將日本宮內省所保管的「朝鮮王室儀軌」等朝鮮半島的珍貴圖書，歸還給韓國。日本首相的道歉談話，僅對殖民統治36年的朝鮮半島而發，對另一個殖民統治更久，欺負長達50年的台灣，則沒有任何道歉之意。台灣民眾也習以為常，見怪不覺得奇怪！

日本人對台灣，趾高氣昂地認定：台灣的「現代化」或「資本主義化」，是日本殖民統治奠定基礎的，是日本苦心經營台灣的結果。既然日本是台灣「現代化」的功臣，就沒有必要向台灣道歉，反而樂意接受「台灣人」的感謝。

為什麼朝鮮人能拂拭日本殖民統治的傷痕，讓日本人肅然起敬，痛切地反省和致歉；而「台灣人」經過日本50年「同化」之後，竟成為世界上最「媚日」的人群。

朝鮮半島上的南北韓雙方，都有強烈的「朝鮮民族」意識，保持著一種不可侵犯的主體性。相對的，在台灣「認同」（identity）意識稀薄，除了從「唐山過台灣」的漢人之外，真正的台灣人應該是原住民族。

傷痕（trauma）有肉體上的創傷與精神上的創傷。由精神創傷所造成的精神異狀，有時更是在無形中感染深沈。有些台灣人真是患了「斯德哥爾摩症候群」（Stockholm syndrome），如擄人者與遭挾持者之間的感情結合那樣，對日本侵略者產生情感，反過來存在著感謝並幫助日本侵略者的一種情結。這用現代醫學的術語稱為後遺症（Sequelae），或許比較容易懂吧！

許介鱗 謹識

2010年12月8日

日本殖民統治的後遺症：台灣vs. 朝鮮

Taiwan and Korea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

目次

序／1

一、朝鮮比台灣歷史文化深厚----- 3

二、日本「征台」比「征韓」容易 ----- 14

三、日本統治：對台灣比對朝鮮專制 ----- 25

四、台灣地主比朝鮮地主幸運----- 32

五、「皇民化」的對應：台灣vs.朝鮮----- 39

六、日本殖民主義的傷痕：台灣vs.朝鮮 ----- 48

一、朝鮮比台灣歷史文化深厚

Culture and history: Korea is deeper than Taiwan

日本教科書不寫對台「侵略」

— “Modernizing Taiwan” in the Japanese textbook

在日本的近代史中，對外「侵略」而經營殖民地，最初最長的，莫過於對台灣的50年殖民統治。然而，日本的教科書，幾乎都是記述日本對台灣的經營開發，很少教導日本學生對台灣「侵略」的事實。因此，一般日本人對朝鮮還有侵略的愧疚感，可是對台灣則相反，日本人心裡保持著把台灣「現代化」的成就感。

在李登輝、陳水扁執政時期，一些以研究台灣史為業的學者，見風轉舵，為了反對國民黨史觀，紛紛「轉向」，迎合日本口味，說「後藤新平是台灣現代化的推手」、「八田與一是熱愛台灣的日本人」等等，如此這般地讚美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。並且順著日本人的邏輯，修改、編寫教科書，教導學生，美化日本統治為「資本主義化」或「現代化」。這些研究台灣史的學者，還假惺惺的主張台灣要有「主體性」。但是，如果依照這個邏輯，台灣經過日本統治才「現代化」的話，不是暴露了沒有日本統治，台灣人自己不能自行「現代化」的奴才史觀嗎？那麼又有何面目談「主體性」？

台灣變成日本的殖民地，是日本以甲午戰爭的「戰利品」取得的，因戰勝迫使清廷割讓台灣給日本。1894-95年中日爆發甲午戰爭，整個事件與台灣沒有關係，那是朝鮮半島的「東學黨」造反，日本藉口出兵所引起的侵略戰爭，不是台灣惹起的戰爭。但日本戰勝中國，卻要以「割讓台灣」來解決，台灣人民認為這是沒有道理的。結果日本對此「戰利品」的一塊肉，要煮來吃，還是要燒來吃，說是享有自由處分權。台灣人民為了顛覆日本「侵略」所得的殖民統治，抵抗鎮壓的台灣總督府，展開20年的抗日戰爭。台灣抗日戰爭的志士，被日本軍警一個一個捕殺。

在這當中，另一種台灣人如辜顯榮，幫日本當局剿殺土匪（抗日分子）有功，成為享有特權的「御用紳士」，開啟一些台灣人與日本統治者「妥協」的交往方式。辜顯榮當日本「狗腿」而富貴榮華，鹿港辜家成為在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五大家族之一，而與基隆顏家、板橋林家、霧峰林家和高雄陳家比肩了。

台灣自2002年以來，在陳水扁政權主導下，進行「大魚吃小魚」或「小魚吃大魚」的金融改革，紛紛成立金融控股公司，而產生了另類的「金控家族」。辜家的「中信金控」和「開發金控」，佔據6大金控的兩家。台灣的前五大財團，變成和信（中信）辜家、國泰（富邦）蔡家、台塑王家、新光（台新）吳家、遠東徐家，形成新的台灣五大家族。其中，日據時期的五大家族，獨存鹿港辜家，猶引領風騷。「媚日」的台灣家族，真是「不死身」的好漢嗎？而「媚日」一代傳一代，成為台灣籍商人致富的價值觀。

日本對朝鮮的侵略方式

— Japan invades Korea and modernizes Taiwan

另一方面，朝鮮變成日本的殖民地，並不是像台灣那樣，可以用日本的「戰利品」處理的。在日本軍國主義者的刀槍逼迫、強制隸屬下，朝鮮民眾的抵抗固不用說，領導者的大院君、國王高宗、王后閔妃等，也持續地對日本採取各種抵抗的方式。



被福澤諭吉派遣至韓國當「顧問」時的井上角五郎。

當時朝鮮的朝野中，對朝廷的作風也有不滿的，出現要模仿日本追求「開化」的菁英。朝鮮國內在1881年興起「開化」風潮，朝鮮政府以金允植為「領選使」，派遣38名留學生到天津機器局，學習中國的洋務運動。同一年，另派遣朴定陽、洪英植、魚允中等12名朝廷之士和隨員共62

人，組成「紳士遊覽團」到日本視察。這一年日本開設了國會。善於謀略的福澤諭吉，趁機派遣手下井上角五郎到漢城（首爾），創辦官報兼新聞的『漢城旬報』，並接受朝鮮留學生於慶應義塾（今慶應大學），以便伸展日本勢力到朝鮮。

然而，朝鮮慶尚道的儒者李晚孫等，向朝廷上書「衛正斥邪」，主張排斥外來的侵略，並掀起排擊日本論。受到守舊派的極力反對，開化派的革新勢力，不論是激進的或是穩健的，皆以悲劇收場。

1884年激進開化派的金玉均、朴泳孝等，利用郵政局落成典禮，策劃「甲申政變」，但僅三天即終了。1894-95年日本趁朝鮮農民造反，出兵干涉，強制朝鮮斷行「內政改革」，這時由穩健開化派金弘集、金允植、魚允中等，主導「甲午改革」，也因俄、德、法「三國干涉」，而日本勢力暫時撤退而失敗¹。

1895年日軍與日本浪人襲擊景福宮，殺害閔妃。朝鮮欲學習日本的「文明開化」，反而遭到日本無情的侵略。1910年，在日軍武力下，被迫簽訂「日韓合併條約」，無奈地被日本帝國吞併。朝鮮在日本軍事壓力下，被迫締結「日韓合併條約」，起碼是以「主權國」同意的形式，因此，依照條約規定，必須平等對待朝鮮人，讓朝鮮人參與地方政治。

與朝鮮比較起來，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，從出發點，就不必平等對待台灣人，也不必讓台灣人參與地方政治。日本的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，對台灣的處分說：「應該效法盎格魯撒克遜人開發美洲大陸的辦法，把無知蒙昧的蠻民，盡予驅逐境外，由日本人掌握殖產上的一切權力。²」從日本第一流知識分子福澤諭吉看來，台灣人只是「無知蒙昧的蠻民」。

1 山田昭次、高崎宗司、鄭章淵、趙景達『日本と朝鮮』（東京：東京書籍，1995年），頁38-43。

2 『福澤諭吉全集』第15卷，頁266。

日本統治台灣20年後，東鄉實、佐藤四郎兩人合著『台灣殖民發達史』，其結論說日本統治台灣的根本，乃施以恩威並濟的辦法對待「殖民地土人」。並學列強的世界政策，移植本國過剩的人口，對本國提供廉價的糧食及原料品，而日本製商品也確實且永遠地需要一大殖民地；從地理關係來看，台灣是南亞及南洋經營的策源地，熱帶殖民地經營的實驗地³。由此亦可見，日本殖民台灣的目的，不是為台灣的「現代化」，而是為日本帝國膨脹發展的工具。

台灣最初只有原住民族居住

—Only the indigenous peoples lived in Taiwan

台灣是位於太平洋上的島嶼，本來只有原住民族居住，因此台灣的文化，除了原住民文化之外，後來的大部分漢族文化，是隨著福建、廣東的漢族移民，從中國大陸傳來的。所以日本人在殖民統治時期，都稱台灣人為「殖民地土人」。就是在「皇民化」之後，說「台灣人」也是存有蔑視的意思，因為只有純血的「日本人」，才是真正的日本國民。至於台灣的原住民則更被視為禽獸，從來不當成「法治」的對象來看待。連為日本賣命的「高砂義勇隊」，也不是正規的日本兵，而是法律編制外幫日軍運送軍用物資的「軍伕」，也就是打雜的「台傭」。

依據歷史文獻的記載，在公元607年隋煬帝時代，羽騎尉朱寬渡海到台灣為最早的記錄。611年隋煬帝大業7年，陳稜率兵攻進台灣。1281年元朝忽必列的軍隊到過台灣，1335年設立澎湖巡檢司。1387年明太祖時，為了對付倭寇，撤廢澎湖巡檢司，將澎湖群島的居民，遷移到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。1562年恢復澎湖巡檢司，有海盜林道乾，從澎湖群島逃亡到台灣。1603年，荷蘭艦隊侵入澎湖群島，明朝派遣沈有容擊退荷蘭人。1622年荷蘭艦隊再度侵入澎湖群島，但兩年後的1624年，從澎湖撤退，反過來占領台灣。荷蘭的東印度公司，在安平構築熱蘭遮城堡，在赤崁（台南市）興建赤

3 東鄉實、佐藤四郎『台灣殖民發達史』（台北：晁文館，1916年），頁482-487。

崁城，開始統治台灣。1626年有西班牙人侵入台灣北部的雞籠（基隆），但16年後，1642年，荷蘭艦隊北上，擊退西班牙人。1661年明朝遺臣鄭成功，率領軍隊登陸赤崁城，翌年擊退荷蘭人，長達38年的荷蘭統治，就此終了。

台灣在中國大陸東邊的太平洋上，雖然已經有一千年以上，跟「唐山」（大陸）時有往來關係，但是島上最初只有原住民族居住，到17世紀後半期的1683年，清廷的福建水師提督施琅，率軍從澎湖攻進台灣島內，降服鄭克塽，把鄭氏將吏移送大陸，結束了鄭氏22年的統治台灣。地理上，台灣位於中國大陸的東方門戶，又是太平洋西岸各國的交通要道，在17世紀歐洲列強膨脹的時代，曾被當時的海上霸權國荷蘭與西班牙，短暫佔據的一段歷史。

因此，台灣島上除了17世紀，短暫的有鄭氏被封為王之外，沒有皇族存在。從「唐山過台灣」的拓墾者，逐漸成為地主勢力，佔據台灣要地。大陸的清朝政權對他們來說，天高皇帝遠。日本從大清帝國割據台灣以後，對台灣的殖民統治，根本不必去對付「割台」的滿族王朝，而必須對付勇敢剽悍的原住民族，以及對付台灣的地主勢力。相對的，朝鮮有500多年的李氏王朝文化傳統，日本對朝鮮的殖民地統治，必須盡全力於操縱朝鮮的李氏王族。

台灣在歷史記錄上，雖有過長時間與漢族接觸，但實際上，台灣島嶼的主人是不使用文字，只憑記憶的原住民族。所謂羅漢腳的「唐山過台灣」以後，漢民族陸續移居台灣，到17世紀後半葉的1684年，清廷才正式宣布台灣為中國領土，台灣屬於福建省管轄，設一府（台灣府）三縣（台灣縣＝台南、鳳山縣＝高雄、諸羅縣＝嘉義）。接著在安平、嘉義、台南建立儒學堂。從此200多年間，由福建、廣東的漢族，移居到台灣開疆拓土，但是清廷對台灣的統治，始終採取消極政策。到19世紀末的1885年，台灣才從福建省脫離升格為省，第一任台灣巡撫劉銘傳，到任後的1886年，開始積極地推行台灣的洋務運動，包括實施清賦（土地調查）、敷設鐵路、樟腦專賣、郵政制度等。然而，1895年馬關條約「割台」，將前此

約10年台灣洋務運動的建設成果，全部被日本沒有代價的接收。

日本人說台灣沒有文化—Japan needs to civilize Taiwan

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伊澤修二（1851-1917），原是文部省官吏，後來辭去官職，創立「國家教育社」，欲推行「國家主義教育」。1895年4月，即在「割台」的馬關條約締結前2個月，伊澤由東京到廣島的軍部大本營，去晉見內定為第一任台灣總督的樺山資紀，毛遂自薦說，願意到台灣移植「國家主義教育」。他深信日本據台後，除了以武力征服之外，必須征服「台灣土民」的精神。因為，他認為對台教育是此後日本推進到大陸的兵站基地時，一個重要的教育實驗地。樺山將就任台灣總督，正需要掌管殖民地教育的人才，立刻接受他的自薦，聘他為台灣總督府的學務部長（1895-97年）。

伊澤赴台之前，在5月25日的『廣島新聞』發表他的台灣教育談。言談之間，說台灣是「愚蠢的沈淪於一個動物的境界」、「可憐的蠻民」、「台灣五百萬蠻族」等等⁴，蔑視台灣是一個沒有文化的方地方。

伊澤到任後，看中台北近郊的芝山巖，設有惠濟宮，旁邊有文昌祠，即在此地開設「國語（日語）傳習所」。1896年元旦，國語傳習所的6名日本教職員，要到台北賀年，走到圓山河畔，被抗日分子襲擊而死。這是起因於日軍佔領台灣後，行軍中經常姦淫台灣婦女。殺害日本教職員的抗日領導簡大獅，就是妻子、母親、嫂嫂、妹妹，皆被日本士兵姦殺，家族10多名成員慘遭日軍凌虐而死。這種國仇家恨，成為襲擊日本人的動機。

說台灣沒文化的伊澤修二。

4 戴國輝『日本人』（東京：新人物往來社，1973年），頁46。取自信濃教育會編『伊澤修二選集』。

然而，芝山巖事件，日本媒體正好加以利用為對台灣殖民統治的絕佳宣傳題材。6名死亡的日本人教職員被尊稱為「六士先生」，成為殖民地教育「殉教」的偉人，在芝山巖上，建立神社，立碑紀念。總督府6名學務部員的「犧牲」，反而成為宣傳台灣是野蠻而沒有文化的地方，日本要為台灣樹立有文教的靖國神社。

伊澤修二在乃木希典總督時，為了爭取教育預算不成而去職，但是他要用教育的手段，「征服台灣土民的精神」，後來發揮了很大的效果。

朝鮮有更深厚的歷史文化

—Korea has a deeper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

相對的，朝鮮的文化起源比日本還早，雖然朝鮮有好幾個世紀向中國朝貢，但在政治、經濟、文化各方面都相當獨立，中朝邊界也維持相當安定的狀態。李氏王朝（1392-1910年）在朝鮮，是持續了518年的王國，在東亞算是一個無比長久的王朝政權。

1868年日本「明治維新」，經由對馬藩，以文書向朝鮮通告日本政變，傳達日本改為「天皇親政」，其中有「皇」、「敕」的文字。朝鮮政府認為，「皇」、「敕」的文字，顯示日本天皇欲居於朝鮮國王的上位，大院君主政下拒絕受理。1873年朝鮮改由閔氏政權，仍然不接受日本有「皇」、「敕」的文書。日本即興起「征韓論」，派軍艦到朝鮮沿岸施壓。1875年日艦「雲揚號」進入朝鮮的江華島水域，被朝鮮江華島草芝鎮的守軍砲擊，日本應戰，攻擊江華島以及附近的村鎮，造成35名居民死亡。1876年日本拿「雲揚號事件」作口實，以軍事壓力強迫朝鮮簽訂「朝日修好條規」（又稱「江華島條約」）。在締結這不平等條約之前，朝鮮與日本的關係算是對等的，之後因軍事實力的差距，朝日關係就變成不平等了。

回顧朝日關係的前期歷史，在西洋列強侵入東亞以前，朝鮮帶給日本先進的文化，然而，另一方面，朝鮮國土一再遭受日本侵略。從紀元4、5世紀，日本侵入朝鮮古代國家「任那」，到14世

紀朝鮮又受「倭寇」侵害之苦，16世紀豐臣秀吉更進一步「出兵朝鮮」侵略。豐臣秀吉出兵朝鮮時，被當地的義勇軍擊敗，後來朝鮮在咸鏡北道境內，建立「北關大捷碑」，這是朝鮮人抵抗日本最早的歷史紀念碑。到了20世紀日本占領朝鮮半島時，「北關大捷碑」被日軍搬走，存放在東京靖國神社內。現在南北韓政府，皆要求日本歸還這個有歷史價值的紀念碑。

日本的古代文化從朝鮮傳來

—Japanese ancient culture comes from Korea

依考古學的研究，日本在紀元前3世紀到2世紀的「彌生文化」，主要是以狩獵、漁撈等生活為中心，後來受大陸文化的影響，開始水稻耕作，使用青銅器（銅劍、銅矛、銅鐸等）以及鐵器。這些文化是從朝鮮半島南部，經由朝鮮人（日本稱為「渡來人」）傳過去的。

在紀元2世紀後半期，朝鮮人斷斷續續渡海到日本，將鐵工技術和太陽祭祀傳入日本。3世紀，日本的大和朝廷，藉朝鮮人之手，確保了朝鮮南部所生產的鐵，壟斷了日本本島的鐵工技術，從此大和政權才能擴大其統治勢力。「大和」的「和wa」是起源於「倭wa」，指現在的奈良縣天理市附近。元明天皇時代，在「和」字上加個「大」字為國名，稱為「大和」，也寫成「大倭」。再說「奈良nara」，朝鮮話是「國」的意思，表示有多民族在大和朝廷之下，而有統合同化的思想。

古代朝鮮，從4世紀到7世紀（313-676年），是高句麗、百濟、新羅三國鼎立抗爭的時代。在這時代，三國雖然形成貴族聯合體制，以擺脫對中國的朝貢，但是三國之內尚有強力的政治意識，積極地引進中國文化，依各國的需要取捨，選擇儒教、佛教、道教的貴族文化或政治制度，但朝鮮人也能創造出利用山地築城的「山城」等獨自的文化。

4、5世紀期間，朝鮮的百濟與日本的大和政權交往，百濟王

下賜給倭王「七支刀」和鐵劍。「七支刀」現保存於日本的石上神社，而鐵劍則從船山的古墳出土。如此，表示當時的百濟王賜給倭國（日本）種種文化上、物資上的支援⁵。從彰顯高句麗王（好太王）偉業的「廣開土王陵碑」的記述，可以推斷，當時稱為「倭」的大和朝廷軍，是應百濟的要求，攻擊新羅與高句麗，這也是大和朝廷為了獲得朝鮮半島南部出產的鐵，而展開的軍事行動⁶。

無論如何，帶給日本高度大陸文化最有貢獻者，乃是從百濟渡海到日本的所謂「渡來人」。「渡來人」中最為著名的是，從帶方郡來的漢氏集團，以及將養蠶和織機傳給日本的秦氏集團。他們將朝鮮種植粟、麥、豆等的栽培方法和耕作技術，傳給日本，並將硬質陶器「須惠器」的生產技術，也傳給日本。到這個時候，日本才開始自行製作鐵器。

6世紀的513到554年，朝鮮的百濟，派遣「五經博士」到日本，日本才首次得到傳授佛教、儒教、漢字、醫學、藥學、易學、曆學等。百濟的學者王仁，將「論語」、「千字文」傳授給日本，成為日本正式傳授「漢學」之始。有了這些由朝鮮半島傳來的文化，日本才以奈良盆地為中心，形成古代日本的「飛鳥文化」，即以奈良盆地南部飛鳥地方為首都的佛教文化。

平成天皇承認日本與朝鮮的血緣關係—Emperor Heisei acknowledges kinship between Japan and Korea

當代的平成天皇，在2001年12月12日的生日當天，很坦白的說出日本與朝鮮的血緣關係。他說：依『續日本紀』的記載，桓武天皇的生母是百濟武寧王的子孫，武寧王與日本的關係很深，從那時日本每一代都招聘五經博士到日本來，武寧王之子聖明王，向日本

5 朴時亨著，全浩天譯『廣開土王陵碑』（東京；そしえて，1985年），頁100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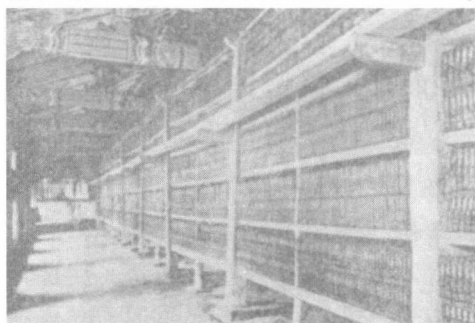
6 金達壽、姜在彥、李進熙、姜德相『教科書に書かれた朝鮮』（東京：講談社，1980年），頁30-41。

傳布佛教⁷。6世紀的538年，百濟的聖明王贈送給大和朝廷佛像與教典，是佛教正式傳到日本的歷史記錄。

當初，倭國（日本）也派出遣隋使，但倭與隋的關係僵化之後，於595年招聘高句麗的僧侶慧慈，到飛鳥寺擔任聖德太子的老師，太子又從百濟學者覺奇學佛教以外的政治典籍⁸。聖德太子擔任攝政之後，推行「新政」：制定冠位12階、發布憲法17條、採用曆法、編纂史書、普及佛教，日本的「大化革新」就是這樣來的。聖德太子又在607年，派遣小野妹子到隋朝恢復邦交，努力引進中國大陸的文化，特別是致力於興起佛教。

到7世紀前半期，從日本遠渡唐朝的留學生稱為「遣唐使」，很多是靠新羅的船隻渡海過去。因此高句麗、新羅對日本文化的興起很有貢獻。從794年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以後的平安時代，日本的「遣唐使」中斷，這時中國大陸的文化是透過新羅的媒介傳達給日本，日本才確立「律令制度」。律是刑法、令是行政法。中國古代「律令制度」即發達，隋唐時代大成，經由朝鮮半島而傳播到日本。

15、16世紀的150年間，日本和朝鮮貿易往來頻繁，有時一年裡就有200艘以上的貿易船往來。這時期，有高麗版『大藏經』、佛



像、佛畫、鐘、高麗茶碗以及穀物、棉布等，從朝鮮半島大量地傳到日本⁹。當時日本與朝鮮之間有水墨畫的交流，這也刺激了「日本畫」的出現。

存放在海印寺的8萬塊高句麗大藏經版木。

7 Ken Joseph, *Lost Identity* (東京：光文社，2005年)，頁63-64。

8 信太一郎『朝鮮歷史日本』(東京：明石書店，1994年)，頁32。

9 歷史學研究會編『日朝關係史を考える』(東京：青木書店，1989年)，頁83-84。